

# 名勝的內涵

同事去成都旅遊，問我好玩的地方，我推薦了都江堰。回來後，她埋怨說都江堰不好，我疑心她沒去正經地方，便說，都江堰很大，你去魚嘴看了嗎？她說去了，不好看。我無言。其實，這種事我經常遇到，熱心幫人

所謂名勝，包含兩層意思，一指自然的山水、草原、沙漠、森林，包括奇特的地貌、詭異的天文氣象等。另一層是指人文古蹟，那是歲月留下的痕跡，包括歷史文化遺產、遺址，最常見的是建築。作家馬伯庸說：「旅行其實看的就是建築和人之間的故事，如果把這個故事講明白了，建築就不只是建築本身，它應該具有更豐富的內涵。」此話道破迷津。

我去上海常德公寓，只為在門前看看、走走，常人這麼做可能覺得無聊，但對一個讀書人來說，因為張愛玲曾住在這個公寓，並多次出現在她的文字裏，這裏也發生過一些令人回味的故事，因此它充滿神秘，令人嚮往。還有更多遊客和我一樣，懷着這種動機前來，這就是它和人之間的故事講明白了。儘管它端坐鬧市區，拒人於千里之外——謝絕遊人入內。許多名人故居、舊居之類，之所以吸引人，也是這個道理。那麼，作為中國古代偉大水利工程的都江堰，如果沒學過歷史，不懂它的科學原理，對它的偉大功績不了解，即便身臨其境，那眼前的魚嘴，也只是一堆浸泡千年的石頭。

自然的名勝，不比建築容易被賦予文化內涵，就往往用民間傳說、神話故事，賦神於形。比

如，桂林的象鼻山，看上去的確像一頭灰綠色的巨象，屹立在灕江之畔，伸長鼻子痛飲漓水，傳說，這是天國的玉象私奔到此，一飲上癮，不願回家了。遊客明知這說法荒唐，但情願相信、樂於接受。不然，它就只是一堆「象形石」。很多自然風景原本就奇特，吸人眼球，若再賦予一個神話傳說，就又把人心給抓住了。我們看過不少風景，後來印象模糊了，但它所附帶的神話傳說卻深深印在腦海。這也是一種內涵。

也有兩者兼而有之的名勝，泰山就是，泰山既有自然景觀，又有文化古蹟，好比一個天生麗質，又被歷史文化、人文古蹟不吝裝扮的美女。比如，它既有泰山日出、岱頂佛光等天文奇觀，又有數十處古建築群、兩千餘處的碑碣石刻。但有人說，泰山不好看，比某山差遠了，那是不了解泰山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也有人說，泰山並不算高，怎麼能說「登泰山而小天下」呢？那是不知此話的出處和蘊含的哲理。我居住的小城，有一條河流狀如湖泊，叫北河。官方數據說，它的面積是西湖的兩倍（好像很多湖泊都愛和西湖比面積）。北河垂柳依依、葦蕩幽幽，大畫舫、小遊艇在水面穿梭，兩岸盡是仿古建築，河心洲上還建了一座嶄新的寺廟，尤其橫跨南北的大橋，是小城人引以為傲的地標。但是，它有故事嗎，比如蘇東坡與蘇堤？沒有。傳說呢，比如斷橋上的白娘子？也沒有。所以它只能是北河，而不是西湖。然而，常有小城人從杭州回來，說西湖不好看，還不如北河。說到這兒，我不能再說了，再說就又繞回去了。



如是我見  
姚文冬

## 東江水輸水管的今昔



市井萬象

一九六三年，香港經歷多月的嚴重乾旱，全港「開水荒」，數以百萬港人四日才獲供水四小時。後來東深供水工程完工，從此解決香港水問題。位於上水梧桐河旁的巨型東江水輸水管，除了源源不絕地將東江水從內地輸往香港，近來更成為市民「打卡」熱點。

圖、文：遂初



## 「回港易」不足和背後原因



維港看雲  
郭一鳴

這篇短文見報時，筆者已經完成十四天居家隔離，準備去接種疫苗，很後悔沒有早一點接種疫苗，否則這次返港就可以少隔離七天。雖隔離已結束，但在這期間領教過香港這邊的離地政策以及一些工作人員對內地存有偏見，想到政府官員經常大談粵港合作和建設大灣區，覺得有些話不吐不快。

事情要從上月二十日談起。因為家鄉親人有急事，筆者夫婦於當日經深圳灣口岸上深圳，在當地酒店隔離十四天，手機安裝了「粵康碼」（廣東省防疫安全程式），其間做了五次核酸檢測、兩次量血壓，本月三日下午隔離期屆滿，即刻包車前往汕頭，依照規定（14+7）須居家隔離七天，其間當地居委會人員曾經上門為我們量度體溫。因親人急事已趨緩，而廣東多地發生疫情，所以我們先申請了回港易名額，在居家隔離第七天到當地防疫部門指定地點做了核酸檢測。六月十日早上，我們的粵康碼由原來的黃色轉為綠色，俗稱「綠碼」，表示可以在內地乘搭各種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各省市暢通無阻，可以到各種公眾場所參加活動。但我們要回香港，還必須透過手機程式申請「通關憑證」，成功取得綠色「通關憑證」之後，我們於當天下午啟程返港。

俗話說眼見為實，親身體驗內地非常嚴格的防疫措施和高效的執行力，對內地抗疫取得巨大成功，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評價，一點不感到奇怪。但是，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偏偏對內地這一整套成功的防疫措施視而不見，「回港易」計劃對廣東省粵康碼、通關憑證一概不承認。我們在本月十日下午經深圳灣返港時，衛生署人員出示了一份特區政府認可的廣東省醫療檢測機構名單，當中汕頭市只有中心醫院一家，為我們做核酸檢測的醫院不在這份名單上，我向工作人員解釋，我們是依照汕頭防疫部門指示，到指定機構做檢測，沒有料到不獲



▲疫情期間的深圳灣口岸。

資料圖片

港府承認。防疫措施目的不外為了防疫，我們在深、汕二十一天期間做了八次核酸檢測，平均不到三天就做一次，所有數據都可打開「粵康碼」查核，而且汕頭是低風險地區（零個案多月，是全國最安全城市之一），我們回港後立即去做核酸檢測，所以應該不會增加風險吧。該名值班經理表示，他們是按規定辦事，不看內地認證，只看特區政府認可，檢測機構在名單上，可免隔離，否則就要強制隔離。經理承認，自「回港易」實施半年來，類似我們這類個案至少佔一成以上，一直都有投訴聲音。我留意到，旁邊一對從惠州返港的夫婦也和我們同樣遭遇，一臉無奈。經理給我們兩個選擇，一是返回深圳隔離十四天，二是回港居家隔離十四天。我無奈接過一紙「強制檢疫令」，工作人員隨即在我的手機下載監控程式，將一條白色塑膠手帶「啪」一聲扣在我左手腕上，並提醒隔離期間不許除下手帶。

「回港易」的本意，是在保障安全的情況下，盡可能為從廣東返港的市民提供檢疫上的便利，港府為何不和廣東省探討如何採納粵康碼、通關憑證作為「回港易」參考依據，而要將簡單問題複雜化？或許可從以下這兩個人身上找到答案。當日在深圳灣口岸，我們質問

為何內地防疫部門指定醫院的檢測結果不獲港府承認，粵港兩地政府是否欠缺溝通？一名工作人員回應稱，內地有的機構「為咗幾十蚊，乜都可以話好」，我們告訴他，此行在內地做了八次核酸檢測全部免費，他頓時口啞。另一名衛生署人員在兩天後接聽本人電話時稱，唔會理內地咩做法，只會依照香港政府的規定。不知持這種心態的政府人員究竟有多少？

再看看這份港府認可的五十家廣東省醫療檢測機構名單，汕頭市面積相當於兩個港九新界、人口五百多萬，卻只有一間認可醫院，數十萬港人的家鄉在汕頭，頻繁往返兩地，相關部門制訂這份名單之前有沒有做過功課？說好的粵港合作呢？

抗疫當前，市民固然有責任配合政府各項防疫措施，而政府制訂防疫政策和措施時，最重要是要貼地，要切實回應市民的需求，官員不應坐在冷氣房想當然，不應有偏見，更不應講一套做一套，否則難免引起市民不滿。這一年多來，特區政府為抗疫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官員做到精疲力竭，但民意卻彈多讚少，原因其實並不難找。「回港易」推出逾半年，問題不少，有關部門為何不願意聆聽民意作出檢討？

## 回不去

不能彌補，就當作教訓，以後避免重犯就是；冷暖自知，無需苦苦沉湎，再三回顧。

現實社會，若你還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勝事」之類的話，還真會遭人白眼，惹人笑話的。當然，寫好文章是一種功夫的體現，也是寫作人的本分，必須盡心盡意，否則就是偷懶，顯然你的文章操守很低。

文章雖不被視為千古事，卻仍有其啟迪作用。就性質而言，文章是有其形態功能的。文章不限於一個範疇，作者的興趣廣泛，心靈的縱深，可感可泣，那是感情之美，讓讀者得享一派清明之境。這是我深信不疑的。

然而一改再改，改到字字珠璣，卻非我所願，且不說失真，光是那一字一句的推敲，三番四次的增刪，如果寫作真有所謂靈感的話，恐怕早已煙消雲散。總之，文章經此過程，已淪為一堆文字的堆砌，還會有感情有情緒嗎，就更別說個人風格了。

寫作多年，始終沒有丟失過自己所奉行



自由談  
李憶君

天天在電腦上工作，文稿很多，因性格使然，文件存放很隨意，常為檢索文件而尋尋覓覓耗費大量時間。每每回想當時的痛苦，總覺得該汲取教訓，為自己建立一套高效的文件體系，還電腦一個有序、清爽的空間。那個周日下午，終於着手整理。在分類、命名和歸檔間，發現一篇好幾千字的舊稿，依稀記得當時好像是覺得哪裏不滿意，就這樣一擱經年。當下心想或許可修改一下，沒想到看來去看竟不知該從何改起，忽然就覺得興味索然了。

寫文章，歸結到根本上，始終是一種神思狀況，一種心緒；若神思不在狀況中違說重修，即便是重閱，也是艱澀的。寫作本就是感情的衍生，與情緒分不開。事過境遷，便回不去了。

而重修，等同是回顧。人生在世，欲語還休。過去就過去了。當中或有錯失，倘若

## 草間彌生展

「最近有一場草間彌生的展你一定要去看！」朋友是草間彌生的「迷妹」，去日本、荷蘭、美國看了好多場她的作品展。

「好呀，什麼時候？我們一起去。」

「從四月底到六月底。」

「哦，那不着急，找個天氣好的日子去。」

這場展持續兩個月，想來票應該好買。而且去博物館和展覽都需要做核酸檢測，有陰性證明才能入內，並不是很多人都願意為一場展覽去捅鼻子測試。然而，我忘了，這是柏林。

在柏林，這樣的頂級藝術家作品展總是一票難求。第一輪票放出來，據說是幾分鐘之內就售罄了。幸好後面還有每周放票時間，周五中午會放出一些後面一周的票，這樣我們才有了票。

為了這一場難得的展出，女兒還不得不翹了半天課。全家一起去做快速核酸檢測，進門時工作人員反覆核對門票、檢測單和個人證件，都頗費周章。直到我們走入展覽大廳的那一刻，便已經覺得這所有的折騰都是值得的。

這場草間彌生展在柏林著名的馬丁格羅皮烏斯博物館舉行。與其說是這個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展館被草間彌生最有代表性的波點「佔領」，不如說被其間散發的生命力所喚醒。整場展出充分體現了草間彌生對於生命和空間的深刻探討。就像她說的——「我無法用語言表達。」於是，這些思想和思考都表現在了她極具衝擊力的作品中。與她以往的主題展不同的，這一次更像是一場「人生回顧」。此次展出的作品包括了草間彌生童年時期的



柏林漫言  
余逾

手稿，和她五十年代旅居美國逐漸成名後的作品，以及多個曾經在紐約、阿姆斯特丹和東京的主題展作品。從初涉世事的稚嫩到歷盡周遭的深思熟慮，這些作品忠實地還原了她的人生軌跡。

同行的德國畫家夫婦耐心地跟幾位小朋友們講解着這位九十二歲老奶奶和他們現在同齡時的手稿，再講她的畫如何在青年時期有了自己的辨識度，還有對比這樣的波點在早期的單一和單純，以及如何演變得逐漸複雜和深刻。

幾個小朋友聽得似懂非懂。他們這個年紀，還沒有足夠的耐心可以在畫展上停下來思考，但那幾個立體玻璃鏡像作品足以讓他們驚喜萬分。

展廳裏的人不少，除了「認真看展」的藝術愛好者們，當然還有來「看熱鬧的」和「打卡」的社交媒體上的網絡紅人。主辦方也特別留給了看展的人們「社交媒體打卡時間」，告訴人們主要展區停留時間請不要超過一個小時，但在大廳和室外展區他們還可以有半個小時的Instagram拍照時間。



▲展場內的大型充氣模型作品。  
作者供圖